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范沖　朱震　胡安國 子寅 宏 從子憲

陳亮　鄭樵 林霆 附　李道傳 兄心傳

范沖字元長祖禹子也登紹聖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召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初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遷起

居郎又升兼侍讀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遷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爲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删去者黄書新修者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又著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爲司勲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

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若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

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

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躐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

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命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

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禦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爲四道權忠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肆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坐貶安國還詞頭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因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特而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討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特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寵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

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illegible]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焉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

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四官又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文定安國初聞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

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

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
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梃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
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
心是書二十餘年何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
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
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
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
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酢

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

重於二聖反復討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大亂
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
將誓戢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群策者求
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
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
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
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
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
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屛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驚動

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
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
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
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
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
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
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
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
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
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

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

集曰斐然集

浚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屛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蹶然有憂之㬥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特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未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刧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

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大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廕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廕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父允故名用及贊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恭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

且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
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
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
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
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合求
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與帥
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力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
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至䟽言金人勢必敗盟元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更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子熹就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衆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于位卒年七十七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

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

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阻之忠臣義士斥死南荒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僅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豈無

一豪傑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春秋之末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北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尚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如臂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

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儁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契丹之所以立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

故發爲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籍天下之
人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朝
廷別行封裕以爲富也青苗之收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
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
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其財之數既多銳然南
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
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

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
復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illegible]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雠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
勝誅哉陛下勵志復雠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彊幹郡
縣之利以爲富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
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
取人以文法蒞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
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

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于其地二百年之間人物繁盛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又二百餘年迄為三國交據之地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元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

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數至荊郡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以是知陛下大

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矣 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一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厲志復讎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

見臣忠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謂臣不勝忠憤齋沐裁書願得望見顏色待命十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為久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天下之公憤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救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

落魄醉酒醉中戲為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嘗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

可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宗邑之美觀也
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亮策謂善處
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
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
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
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
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
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
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

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
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
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
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
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因求入秘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
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
其切切仕進蓋弗察也同郡林霆字時隱擢進士第博
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

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羅
救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
義理至忘寢食寧宗特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
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
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
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
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
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
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頃下明詔崇尚正學

遷著作郎時衍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是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卓將推剝旨切中時病遂條七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振饑寓各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會法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諸郡命傚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

懇乞授以節鎮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贈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屛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兄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

饑饉史不絶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下慰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儠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為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九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寛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迥

嘗授經學於峴山王保嘉禾間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廻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師龔茂良以救荒實跡

閩干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略寮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請之貽之書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省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謝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州先是郡餉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

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塲校藝召閱忠節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部使者慮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曰子澄其澄處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史彌遠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噤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朋黨謀議昕對嘗三者而已時釗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其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蘇太常少卿言僉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劾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廣
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
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
極每銜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
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
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衂德秀親授方略
禽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
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
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
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
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
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
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
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蔡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准蜀二閫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

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又其物非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誠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祖朝之勤
德秀屢進經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
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
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
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
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
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中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彌遠殁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倫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

想見其風采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闕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喪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詆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

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擾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

譯字播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少知眉州君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耇拔後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州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弱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

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又論屯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欣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諭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

故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俊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詒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一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

路安撫使知廬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眞
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公論故相亡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
切上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
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之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
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

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坐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開督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字子晦南劒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屬詠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追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漢以提刑趙汝騰薦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

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未幾火災繼作漢先後上封事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根本必先强藩籬必先固夫然後泮渙優游其樂無極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遷秘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拯亂無復他策在乎以

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
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
既擢福建常平歷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還至太府少
卿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
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
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陰消而再
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上下皇惑大小切
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
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
伍顛倒宇宙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求補外以

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知隆興府度宗即位累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已而奉祠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

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遷
辭政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
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
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
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從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於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發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遂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對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第進士歷官主

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議與廷直不合後廷直爲轉運使夢莘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𦆶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敕誥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

弟得之從子天麟俱舉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字仲祥歷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等書晚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爲厲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調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靡動黃巢之禍立見是究詭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

祈時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第進士從王埜受學歷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

也歷太常寺主簿靣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度宗即位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召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

邊事言者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萬石麤戾無學吳浚貪墨輕躁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

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稾掖垣類稾詩攷詩地理考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聞蒙訓小學紺珠玉海詞學指南詞學題苑筆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

紓已久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

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沮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官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因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